



類函 百三五



二百九十八
五
二百九十九
八
五

加3
427
135



門 4 3
津
光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卅一月廿八日
由諸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人部五十七 說 辯(附)

說一

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然 鬼谷子捭
 闔篇曰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
 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 又揣篇曰揣情
 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
 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得
 隱其情 韓非說難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
 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說

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又曰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撻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撻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漢書藝文志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

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晉陸機文賦曰說煒華而誦詭

說二

原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縫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悅與鄭人盟 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
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
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
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
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遂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
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禦備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
南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今反
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
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仰而弔
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
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壻
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

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
辭以謝之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
十城燕亦德王是王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
歸燕城 又曰齊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
欺弄寡人趙能殺此兩人則可若不能殺請率諸侯受
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非大
王之服御者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

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弊邑
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
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
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
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
出曝而鷗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
謂鷗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鷗兩者不肯相舍
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
之為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
兵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

今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
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
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
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
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
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
諾乃見魏王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

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
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披堅
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
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
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韓王勃然作色曰寡
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

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爲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孝公以來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責殺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齊王乃
聽酈生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
降羽悉令男子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侍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又曰趙王與
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獲燕留之欲與
分地趙有廝養卒乃走燕薛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
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
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
殺王滅燕易矣燕乃歸趙王史記曰高祖使陸生賜
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禍且及身也漢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東觀漢記曰隗囂聘平陵方

人部

出師圖卷之三十九

說

七

望爲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奪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取西河東收三輔秦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

土穰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爲天子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大悅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

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傳吳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 **增**江表傳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俊才謂可游說動也九江蔣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

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故來敘闊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延幹入為設酒食與幹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既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稱瑜雅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補**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知其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人部

洪鑑類函卷三百九

說

信不肯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晉中興書曰蘇峻反 溫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民肝腦塗地是嶠與公等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足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 宋書曰元凶構逆王僧達迴惑不知所從有客說之曰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 隋書曰李密亡命時東郡賊翟讓聚黨千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 唐書曰李勣初事李密時河南山東大饑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得勝兵至二十萬通
鑑紀事曰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
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明公自簡精
銳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
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
矣密曰此誠上策但彼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
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乎唐書曰張柬之將誅二張
以李多祚素感繫可激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
幾何曰三十年矣曰將軍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
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

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
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荅曰苟緣于室惟公
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又曰王琚補諸暨
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
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
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
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
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
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
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

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
琚曰臣善丹砂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
通鑑紀事曰范陽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於莫州張
孝忠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
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
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
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
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奉表詣闕 又曰兵馬使
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
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

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
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所服與其出
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
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遂引兵還襲惟岳殺
之傳首京師 又曰朱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怦其
母滔之姑也聞滔欲殺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
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
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不顧成敗而家滅身
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
亦嘉其忠 又曰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

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雄復欲以巧詞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唐書曰王武俊與朱滔連兵李抱真患之乃使客賈林詐降武俊以說之林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反不得自新邪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為有細故哉朱滔

以利相勸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矢君臣之義下以為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通鑑紀事曰朱滔攻貝州賈林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

五代史曰梁太祖自將伐趙焚其南關王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

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又曰後唐莊宗伐梁軍朝城諸將皆憂惑以謂戎敗未可知勸王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

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
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即
日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宋史紀事曰宋太
祖受禪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北漢主鈞聞之乃以
蠟書結筠同起兵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
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
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又曰帝嘗微行
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

子之地安將逃乎帝以為然 又曰富弼使契丹言曰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
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
也 又曰常安民發蔡京之奸復論章惇顛國植黨反
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
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安民正色曰爾乃為
時相游說邪 元史曰木華黎伐金郭寶玉降引見太
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對曰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
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從之
又曰史天倪從木華黎略地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

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
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
黎善之 又曰世祖以諸王開邨金蓮川連兵於宋郝
經獻議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
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
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
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
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從
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
經臆說耳柔不知也 又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

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
民何如對曰幽燕之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
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
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
之 又曰世祖渡江取鄂州憲宗訃音至廉希憲曰殿
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
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天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
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
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 元史紀事曰桑哥為政
遣使者分行天下理算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於是集賢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理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又曰孟頫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悞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理義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

也時帝敗遼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正爲國家計耳帝大悟遂按桑哥誅之籍其家明史紀事曰太祖初從郭子興起兵時彭早住趙均用御下無道太祖略定遠軍聲大振未幾早住與均用爭權早住鬪死均用部曲益狼戾欲併殺子興太祖憂之使人說均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土公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止又曰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張士誠屢敗計無所

出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歸於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苦心勞志收召豪傑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

歌兒舞女日夕酣飲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歎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甲兵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持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

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嘗許以實融錢俶故事邪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卒狐疑莫能決也 又曰燕王攻濟南鐵鉉與叅軍高巍悉力捍禦久不下燕王撤圍還北平鉉乘勝追之遂復德州兵勢大振宋叅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其留守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堅守者實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

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腹背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不能用 又曰武宗時劉瑾紊亂朝政寘鑄之反以誅瑾爲名起都御史楊一清命偕太監張永討之一清一日歎息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前上一日不見瑾則不樂今其

羽翼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開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用公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三人耳永攘臂起曰我亦何惜餘生報主乎又曰世宗時姚鏌討田州岑猛歸順知州岑璋爲猛婦翁鏌慮其黨猛召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令說之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讎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

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迂道來何嗔也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置酒款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邪臣曰無之璋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璋即死耳君何祕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言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

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撫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
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即我
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
言我赤族不悟猛取我女讎視之吾何暱焉吾欲殺猛
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
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
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遂陽使追臣反以其
事白鎮鎮喜乃不備璋璋卒誘猛擒之

說三

原賜辟

佩印

史記虞卿遊說士也躡屩擔簣說趙孝
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辟一雙再見命

為上卿屏首相秦嘗
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抵掌而談天下莫之抗
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
羣譎誑漢書主父偃學縱橫
謂酈食其曰為我緩頰說魏
盜距篇孔子以甘辭說子路
破橫散從鬼谷子蘇秦張儀
地也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韓非說難凡事以密成亦以
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鬼
而後動螿之動必先螿毒故
不知用也注蟲以甲自覆障
決是非察愛憎以立焉變生
儀儀生說說生進注會同異
說說難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人部

目 伺若聲響 鬼谷子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

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詞往 談說之術 揣摩之工 苑

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端盛以處之堅強以持之

鬼谷子摩者揣之也注摩不使其情還報曰匈奴不可

得官 口舌存國 漢書婁敬使匈奴齊虜以口舌得官今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 五代史太祖出師南征李煜

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

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亦先入請言思慮言語應對之

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思慮言語應對之

庭仰而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鈗朝於

使畢其說鈗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

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

鉉無 迎謁太子 說解諸王 唐書元宗西行皇太子

以對 鴻漸與崔漪至白草頓迎謁說 按軍平涼未知所適杜

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靈州

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藩阿沙

元史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門阿沙

不花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

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

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

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

乃顏既自歸矣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

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

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

解 說懷光 詣劉瑾 唐書李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

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

於不義海與夢陽同有片紙書數字對山救我海門下

修撰不往至是夢陽以紙書數字對山救我海門下

冠不臣且為李夢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

海不臣且為李夢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即當為先生

欲為白脫靴哉瑾曰當為先生圖之夢陽由是得釋何

辯士

說客

史記漢遺陸賈說項王請太公弗聽復

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以東者為楚項王即歸漢王
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
天下辯士也明史紀事燕王乃封公為平國君曰
及兵部尚書茹瑯都督王佐往以割地講和為辭燕王
曰公等說客邪始吾未嘗有舉動輒加之罪今割地何名
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為且今割地何名
皇考裂土分封 否臧於人 利害於已 帖 白 巡其

邦國 建以功名 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 黥布

受戮無收朱建之謀 漢書韓信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

反時建諫止之漢既誅布蒯通之言朱建為黥布相布欲

說四

原談笑却秦 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因來往 呂氏春秋善說者若

巧士因人之力以為力因操兩可 列子鄧析操兩

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 陳說大義 唐書柏者素有志

弊之 義旗回指 詳前 陳說大義 唐書柏者素有志

王承宗以常山叛朝 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者於蔡州

行營既見承宗陳說大義承宗泣 學術不純 元史與

拾遺質二子獻兩郡者由是知名 學術不純 祖嘗與

姚樞論天下人材及王統樞曰必此 學術不純 祖嘗與

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及禍 東縵乞火 書漢

曹參相齊請蒯通為客或謂通曰必及禍 東縵乞火 書漢

遺補過賢進能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於世相國拾

及何不進於相國乎通曰盜怒而逐之里晨去過所善諸

也里語以事而謝之里曰汝安行今令而家追汝矣即

束縵請火於謝之里曰汝安行今令而家追汝矣即

治之亡肉家遠道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縵

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

於曹 風颺雷激 班固答賓戲游說

相國 風颺雷激 班固答賓戲游說

人部 說辯

原害義

服口

家語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莊子服

離合

堅白

五帝罪三王離堅白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

魯仲連謂曰

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

乃終身不談

折角

解環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充宗乘

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

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文子解連

環之辯莊子

說楚

絕秦

絕秦聲子說楚呂相陳說利害議論名節

家語子貢曰願齊楚合戰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

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

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聽之

者疎然長安號曰婁君卿唇舌

陸賈宏辯

伊籍應

聲事無道之君蜀志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曰勞

三端三妙韓詩外傳鳥之美羽勾喙者鳥共畏之

端文士筆端辭士利口巧辭者人共畏之

子正善屬文有口辭衆咸言其筆端之妙刀之妙舌之妙

皆絕於彫萬物驚四筵

萬物不自說也

詩高談雄辯驚四筵

沛公輟洗

張昭盡爵

助秦攻諸侯乎將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雲助秦邪食其

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洗起

坐廷有酒色不肯復飲曰此孫權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

前公辭屈乃當飲之

張公辭屈乃當飲之

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難昭曰非養老之禮權曰卿能令

何謂不養老昭卒

游揚其名

無詞遂為盡爵

游揚其名

屢奪其說

曹丘生數

曹丘生數

曹丘生數

人部

曹丘生數

曹丘生數

拾權顧金錢與貴人趙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歸欲得書
使人先發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則指布曰楚人諺曰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則指布曰楚人諺曰黃
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
美乎何足下拒僕之深也唐書國子祭酒徐孝克講經
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陸元唐書國子祭酒徐孝克講經
朗中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談鋒生答問鋒生
五代史後唐孫晟奔於吳是時李昇方纂揚氏多招四
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
已而坐定談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
唐書韋渠牟為四門博士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
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
大意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
之意辯詐無窮辯論不屈唐書呂用之薦諸葛公
為人臣慮機事曠廢使神人來備高駢呂用之薦諸葛公
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

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乃撫
拾臺事百端日與辯論不為屈
如流南史周顒音辭麗出言不窮官商朱紫發口成
滯彌日不解梁書簡文在東宮召戚容談論又嘗置
宴集元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
馳騁大義問以劇談衮時義深加歎賞
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遽言亟辯元史虎都鐵木祿字漢卿以軍事入奏敷
人樂於聽受昔以權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顧不勝邪唐書權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
悟人主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
切於求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
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逢占射覆擘肌分理朔方
朔之詠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張衡西京賦游說
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騁白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人部

人部
騁白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擘肌分理
朔方

謂白馬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
所以名形形非色也 王褒有碧雞頌

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貢變五國之興衰以存魯

家語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 河注 泉湧 喋

喋利口 截截論言 彈射臧否 商榷得失 言惟

可矣 利亦溥哉 未可擇辭 所宜從志 雖子貢

之言億則屢中 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辯二附

原 一日伏千人 詳辯 增 飛言 韓詩外傳辯言巧辭善

智囊 漢書鼂錯為太子家令以其辯 口諧辭給 東

朝傳自公卿在位朝皆傲弄無所 懸河 世說郭象口

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 如懸河瀉水

注而 一佛出世 宋史南唐李煜酷信浮屠法退朝與

人太祖聞其惑乃選少年有才辯者南渡見 求至當

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 無可攻

元史揭傒斯修遼金宋三史至於物論之 與重論議重不

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得於至當而後止 無可攻

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辛彥之與重論議重不

能抗於是避席謝曰彥之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變詐鋒出 東方朔傳郭舍人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論辯 元史順帝時伯顏專恣以弟之左脫脫宿衛偵帝

猶未之信時帝左右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

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辯益知其心

靡他遂聞於帝 聰敏辯給 金史阿離合懣為人聰敏

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 一辯析言之世祖

嘗稱其強記 人不及也

人部

洪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八

辯

洪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八

洪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八

洪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八

說五

原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
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
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
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
矣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使桓公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為魯
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免為敗軍

禽將去三北之恥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
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
弊也漢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
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
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
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
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者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

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泰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 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鬪影何施矚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鴟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為世

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
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馮
衍說鮑永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摧
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
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
與二天下固以去亡新就聖漢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
猶順驚風而蜚鴻毛然而諸將鹵掠逆倫絕理冤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
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
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
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
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
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
衍聞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
定之際復擾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
乎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
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
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
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
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
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
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倡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
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劔
閣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
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

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知其然乎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聽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霏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桓元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乎孰若

翻然改圖惟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夫安於所耽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雍州刺史袁顛書曰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二曜匡拯家國提濟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眾奮戈剪此朝食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邁今王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

電飛雲蒸雨合所推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人為誠鄰藩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以聖德治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說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謂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為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

人部

洪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八

說

三

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
安卧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
冀聽識一聞斯悟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
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旌萬里
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
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俾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

增

唐高祖荅李密書曰頃者昆山火烈

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
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撫撫周原僵屍
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
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
足矣殫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
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河東縣戶曹任瓌說高祖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

人部

說

兵瓌在馮翼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
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
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記
室薛收言於秦王曰王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
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
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竇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
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
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
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勵兵訓士以待其至

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
主就縛矣秦王報竇建德書曰趙魏之地久為我有
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
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
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
外費良非上策今前矛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
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岑文本說趙郡王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
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
以望真主是以蕭銑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嚮化之心矣 谷從政說李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

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從政惟岳庶兄 吳武陵遺吳元濟書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旦亡破平生親愛連頸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

人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說

三

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竄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則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斫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兒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三州至狹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

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劓塹灌以流潦主將怒攜士卒崩離生為暗懷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謝朓說朱溫歸唐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五代周世宗與南唐李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於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登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曰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

之至功也自先大王薨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遂絕之乃不殺而還一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志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

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明太祖與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書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竒才英士得之四方

其有能審天時料事幾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侈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況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邪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太祖與元將擴廓帖木兒書曰閣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古人朝聘

往來不過將道誠意今汪河去而不返是所拘者少所失者大也閣下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畜變於肘腋王信生釁於近郊閣下自以功成安如泰山坐使羣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所以數遣使人奉書讀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倘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如其不然我則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衆

洪錫類編卷二百九十六
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此時閣下之境必
至土崩瓦解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禍
閣下其審思之母貽後悔 高巍為建文帝上書燕王
曰魏樗櫟之材遨遊山野經史自娛竊慕魯仲連之為
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今大王與朝廷有
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在朝諸臣文者智
籌武者勇奮執言仗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
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逞纖芥之積忿而覆百萬
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

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於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檄遠
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
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誅鼂錯為名恐一旦奸
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率眾突起而橫擊之萬一
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況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
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
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
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
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
也若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況大喪未終毒興帥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矣乎雖大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為何如萬一蹉跌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人部五十八 嘲戲

嘲戲一

原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增**論語孔子曰前言戲

之耳 禮儒行孔子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

詬病哀公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

儒為戲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

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晉

左思蜀都賦曰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 梁孔稚珪北山移文曰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
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宋程
子遺書曰戲謔不唯害事兼亦志為氣所動不戲謔是
持志之一端 張橫渠東銘曰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
于謀也發于聲見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他人已
從不能也

嘲戲二

原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少進
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于大門

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公臣使
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張袂成帷
揮汗成雨何為無人但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
嬰不肖故使王爾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
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左右
縛人至王問何為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
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踰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
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
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孔叢
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

人部

游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九

嘲戲

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于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位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踰當世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

拾遺於後卞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傅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曰辨魯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魏文帝典論曰孔融氣體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蜀志曰張裕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

人部

清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九

朝戲

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
君先主無鬚故裕云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
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
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略曰丁
謐父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
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太祖調
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

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此
人不清良也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
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如初 又曰太祖請同會調王
朗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菰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如
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吳志
曰蜀張奉使孫權以姓名調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
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向身蟲
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
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
對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楨廓落帶其後欲借取以

為像因書調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
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聞荆山之
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眾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
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
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
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
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
實殊異尚可納也 江表傳曰孫權以鄭泉為郎中曰
卿好於眾中面陳或失禮敬寧不畏龍鱗乎對曰臣聞
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

權欲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
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
至死但當出閣不能不顧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
讌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
食而羣下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
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
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王隱晉書曰武帝問却
詵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
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
吾與戲耳 文士傳曰棗據嘲沙門于法龍曰今大晉

弘廣天下爲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舍故服被綺羅入
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
夫婦之匹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乎語林曰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
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
之勅疏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
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王母不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
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悅世說曰鄧艾口吃語
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爲是幾艾鄧答曰鳳

兮鳳兮故是一鳳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明月淨
歎以爲佳謝景重答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
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又曰荀鳴
鶴陸士龍俱會張茂先坐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
荀鳴鶴陸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鼓爾矢荀
答曰本謂是雲龍駉駉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
發遲又曰諸葛瑾爲豫州謂別駕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曰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顧凱之家傳曰凱之

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邪萬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轅中客也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糶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糶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棹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又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棄之元度爲之作賓主相對真長歎曰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陣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

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何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晉中興書曰刁彘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邪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賭垂成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

人部

謝萬傳卷三十九

朝歲

七

洪金卷之三十一
中有遠志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
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
色 **山堂肆考**曰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
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
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乎眾賓咸悅 **世說**曰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
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
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
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

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山堂肆考曰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
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原沈約宋書**曰

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竝名家年少荀伯
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
何言邪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
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答
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增**人物志曰丘靈鞠
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
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 事文類

洪鑄卷四卷三十一
八
聚曰宋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齷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每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欲其占謝傾陪以爲歡王元謨太原人亦受老儉之目又曰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容一斛瓶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庄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又曰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騾北人食榆故云思道即續之曰共甌分炊

飯同錯異煮魚謂南人同炊異饌也山堂肆考曰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劉答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又曰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漫褱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事文類聚曰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釣線曰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虹霓爲絲明月爲鈞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

夫爲餌丞相悚然 通鑑紀事曰德宗時宣武節度使
劉洽等軍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於是李納遣其將
王溫會魏博共攻徐州上爲發朔方兵五千人以唐朝
臣將之與劉洽等共救之時朔方兵資裝不至旗服弊
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
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
怒爭奮遂涉水橫擊之斬首數千級盡得其輜重乃謂
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 山堂肆
考曰賈島狂狷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爲詩嘲
之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

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又曰皮日休
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
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日休
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
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唐書曰渾瑊年十一善騎射隨
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
是歲立跳盪功 又曰李藩爲秘書郎時王仲舒與同
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相樂慕藩名強致之仲舒等
爲俳說度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
所語何哉 又曰鄭縈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共號鄭五歇後體及昭宗用為相宗戚詣慶縈搔首曰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山堂肆考曰南唐寇
豹謝觀同在崔裔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為設祖席席上
多蠅觀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戶上白澤圖即
答曰白澤遭釘釘在門五代史曰晉軍破燕執劉仁
恭守光與其妻子南走滄州田家擒之送幽州晉王方
大饗軍士引見守光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耶又
曰後唐孫晟奔于吳李昇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為
相晟輕延巳為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事
文類聚曰楊大年億嘗與容碁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

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
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又曰楊文公嘗
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陛下德
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
是公大笑而易之又曰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
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浙人也竝以文辭知名
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
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有賈
文賓者五代漢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
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

清鑑類函卷三十九
瘦梅香竇臭也 又曰晏元獻公少年性豪俊所延賓
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
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最骨立亢目為猴二人
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
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山堂肆考曰魯
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丁公方用事一日魯以公事造
其第盤辟之際丁即曰學士拜時衫窄地魯應聲曰侍
中宴處幕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衄殆不能支 又
曰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陽公
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闔洪休宋

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邪何必求異如此歐公
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此類也景文慙而改
之 又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
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共食輟筋而問
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食多損智道
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
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 又曰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汝陰處士常秩曰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既而王介甫秉政以右正言
直史館召秩秩遂起有無名子改前詩曰昔日汝陰常

洪鐘類卷二百九十九
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解十卷自謂
聖人之意盡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置其所學熙
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青苗本錢權行倚閣介甫戲秩
曰公之春秋亦倚閣乎 人物志曰劉貢父善戲嘗與
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
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又曰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
獻策決梁山泊可得溉田萬頃但須得貯水之地介甫
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問之曰
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山堂肆考曰宋王
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

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復
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
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陸四括囊 又曰王介性輕
率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吳興
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
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
十篇盛氣而誦于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
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事文類聚曰元豐中高
麗遣一僧入貢願辯慧揚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

古人姓名爭一物僧曰張良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
 曰禹傘次公曰許由鼉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
 錯葫蘆 又曰劉放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
 直甚分文汝早朝王汾戲之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汝答
 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宋制常朝知班吏多云 山堂肆
 考曰陳少卿亞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僧舍
 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
 襄無口便成衰 又曰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曰近貴
 全為聶攀龍只是聶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即
 答云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 又曰陸伯麟側室育

子友人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
 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
 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
 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又曰西清詩話李義山雜纂
 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
 花下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
 元獻罷相守頽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
 茗綠如煙靜擊都簾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
 醑醉花前又王荆公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
 山駒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曰扶衰南陌

人部

滑稽類函卷三百九十九

朝戲

百

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
夜相投 又曰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
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
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
笑久之以簡拈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云貢父讀書多
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菹鹽飯而已始
悟貢父以三白爲戲將去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糝飯貢
父雖知其爲戲且不知糝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午
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貢父曰
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菹也毛飯也毛非糝飯

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
坡始命進食而去至今俗呼無曰毛 又曰尤延之與
楊誠齋爲金石交延之一日言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
楊氏爲我誠齋應聲曰尤物移人 又曰誠齋戲呼延
之爲蝻蚱延之呼楊爲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錦
心綉腸亦爲人所食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
無腸可食人世稱蟹類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又曰
西涯李公喜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
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啣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
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又曰陸式齋大參

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邪聞者以為善謔

嘲戲三

原題驢面 覓鸚父 吳志諸葛瑾字子瑜面上似驢吳

子恪請益兩字曰之驢權即以驢賜格上曰諸葛子瑜

白頭鳥集殿前格曰白頭翁張昭年老疑恪戲之因曰

恪欺陛下未有鳥名白頭翁請覓鸚父天子無戲先祖

相譏 呂氏春秋成王援梧葉以為珪授唐叔虞曰此封

無戲言于是遂封虞于唐晉書賈克嘗宴朝士庾純

後至謂曰君行常在人在前今何在後純曰有市井事不

了是以來後純之先曾為五伯者戲偃 斬萬論上見

克之先曾為市魁者故此相譏

也 左傳宋萬歸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

玩人 侮子 此書玩人喪德 詩今 士女相謔 前後

相譏 前見詩 世說孫綽好譏調與習鑿齒共行綽在

繖靴 狎侮 矜莊 書狎侮君子之德有張弛不常矜莊

故有戲謔 肉譜 瘦相 曹參軍通姓氏學世號肉

譜 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此豈雅

則笑而不答 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此倉豈雅

目邪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此倉豈雅

目物志可乎 宋史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

瘦相 乞馬 移魚 贈以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

逸足我還留意在明珠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

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

老無人與唱歌 山堂肆考宋李章姑蘇人赴隣人集

嘲戲

七

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驚湖二十作狀元最少年渠稱年
 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少事文類聚政和間殿試
 何棗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少年有風貌而第三人郭
 孝友頗古怪唱名日河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
 榜眼真潘郎也 三旨相公 七字舍人 宋史王珪在
 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
 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說云領聖旨退論稟事
 者已得聖旨也 呂漆字濟叔開敏善議論一七字舍人
 皆推許然自貴重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
 云 土地捲來 河神扶出 性貪婪因入觀賜宴伶人
 戲作綠衣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也
 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觀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事文類聚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河為水
 神扶出曰公有三百斤料錢若死于此何處消破明年
 遂登第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亦扶出士
 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雙黃蘆無
 處消 效顰 安帽 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
 破耳

什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若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
 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邪季和大笑事
 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睨文鑒置於其首下
 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幘
 頭無處頓放見大頭問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揮蠅 餒馬 善潭 峻歸 朝獻 積陵 士曹 與監 軍崔 潭 峻
 中知制誥朝論鄒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
 上中書舍人武儒衡意氣自若事文類聚齊地多寒春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事文類聚齊地多寒春
 深未第甲方立春有村老擊首蒼一筐以饋艾子且曰
 此物初生及何人曰獻公龍即類致新然我大見
 椰榆 復知寒暑 世說羅友在相溫府以家貧乞祿溫
 者温為席送別友幸問後問之答曰昨泰教旨有得郡
 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不覺掩緩温雖送人作郡不
 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不覺掩緩温雖送人作郡不
 而心願 馮馬後以為襄陽太守 陳書徐陵使魏魏人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凌曰今日之熱當因
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 喙長手重 口正心邪 陸餘慶善論
寒暑收大慙 唐書高祖嘗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
重千片 于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
短口正而心之邪耶世長曰名長意 活剥生吞 逆
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長奉詔 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謂
取順守 容齋隨筆唐李義府詩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謂
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故當時有活剥生吞之謂
用王氏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過省以為學
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為左相
語人曰元中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 杜園賈誼
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平 熱熟顏回 事文類聚陳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
熱熟顏回 事文類聚陳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
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
杜園賈誼也王平甫問之曰杜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落水三公 隨車僕射 齊書司徒褚淵送相州刺史
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
儉嘗牛驚跌下車謝趙宗無掌
笑戲曰落水三公隨車僕射
堅之答賓戲 前下同 鍾雅有利錐之戲 士龍有
白雉之嘲 孝先晝寢弟子興便腹之嘲 言偃絃歌
仲尼發割雞之戲

原謔浪 見 旁狎 禮不 啟寵 書無 啟
好弄 左傳夷
弄 子思 左傳宋城華元為補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朱儒 左傳滅紇救鄭使邪敗于狐駘 禁嚮 晉書謝
美譽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子壻但如劉真
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豫
朝戲

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
 足未幾帝崩表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鬱混後
 果尚主初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
 美而項上一嚮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于時呼為
 禁鬱故珣和鼓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曰
 因為戲見聞錄明李西涯在政府宴會試貢士若
 和鼓待湯干人酒數行俱起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
 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
 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只是待湯耳
 度撰中山野錄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
 蠶賦事文類聚范文正公少時作蠶賦其警句云陶家
 策結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
 未有先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官坊園外狼歸石
 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官坊園外狼歸石
 中立天禧中為負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
 羊肉十五觔石率同僚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不

及獸石曰汝何不知分彼乃苑
 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
 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秃角犀
 甚方遷幸六月榜出後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
 字碑五代史後唐豆造榜天陸辰舉進士
 相者重誨以崔協為相者園意屬相與安重誨鄭珣
 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
 陸下誤加探擢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
 取笑足矣相擢有幾豈容更益笑人劉棉花事劉吉
 在內閣人呼為劉棉花姜制之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
 花謂其愈彈愈起也姜制之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
 令曰子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
 之曰子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非半夏即厚
 朴姜請其故曰姜制之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
 厚朴何故曰姜制之山堂肆考蘇子瞻與姜
 劉仁軌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由
 是當時多稱仁軌號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姬詣

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汗林學士

為解事僕射今乃非至德笑還之

甫學士軀幹魁碩盛夏入館下馬流汗

決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林學士也

肆考宋盛度體豐肥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其端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

中立見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自難記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之或謂其

可識尋常百姓山堂肆考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居清

談終日率以為常題一絕于門曰北山一松粉未飄花白

吟賞久之曾稱于王荆公大笑曰此狎侮寮友

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楊亦大笑曰戲也

與楊億同為侍從億善談諺凡寮友無刑于寡妻

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書謝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

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畧謂之

即除司徒長史

嘲戲五

原詩李克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

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

不我俱中闕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

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

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

一顧重千金

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

朝戲

宋書太祖嘗面

許為長史

許張融長史

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虺蜺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豨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窟乾坤擺雷礮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原文漢東方朔答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雖欲盡

洪劍英曰卷三十一
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客嘲揚子曰
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析人之珪儋人之爵紆青拖
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
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

富失士者負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
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纒垂
纓而談者皆以爲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曰
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海
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向使上世之
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
紫且吾聞之也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阨隕雖其人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世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

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持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當此之時搨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爲榮華夕而憔悴福不盈眦禍溢于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而微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道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灑埽

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
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
春譬猶夫草木之殖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
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
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
窮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末逢
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崔駰達旨曰或說已曰今子
韜韞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不步卿
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
人帥友道德合符曩真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答曰有是信乎子苟欲免吾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道從
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今聖上之育
斯民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夫君
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

游鑑卷之二十九
樓處叫呼銜鬻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曝智曜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崔寔答譏曰客有譏夫人之
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
媵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養老以待
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
大寶唯斯爲光今子游精太清潛思九元勵節縹霄抗
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志求貴而永卑
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子
徒休彼綉衣不知嘉遁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
機穿之路鳳翔于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

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
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
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鉤
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啟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
求沈緝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
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蔡邕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
顛胡老曰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
韞贖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叙彝倫
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

蹉跌之敗也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雷駭風馳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
離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
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
害漸亦芽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
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願榮未副從而顛
踣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
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魏陳琳應

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
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聖賢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然
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
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
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嚙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
功棄力以德取怨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
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
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
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
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

洪鑑卷之四十九
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
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治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
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
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
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
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宦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
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旣乃卓
爲封蛇幽鴛帝后強以篡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

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也
今以寬弘爲宇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
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
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
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
謹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讐恐
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
闕而風烈宿宣也

增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
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元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
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

物而能病子乎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名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旣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趨趨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欲者名所殉者利

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僻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宋蘇軾補龍山文曰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拈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

為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騶交驚驚蹇
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維明將
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罰
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
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
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
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
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

右解

增書唐王績答刺史杜松之書曰承欲相招講禮聞命

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
下走意疎體放棄俗遺名為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
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
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
相期鄉間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
之詩惟憂興盡帷天席地友月朋風新年則柏葉為樽
仲秋賦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
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
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
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

八部

月監頁白卷二九七

嘲戲

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將恐芻狗貽夢爍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與吾事 明屠
隆與莫秋水書曰足下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
通都若狂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
騮過從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詠何處不徧
竊恐山靈大妒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綵筆奪公繡腸
令足下腹不復記奇字口不復吐佳言慙然臃腫向人
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九

